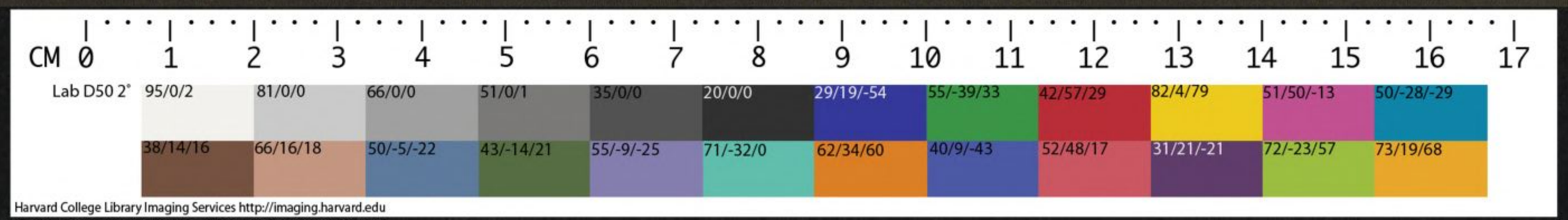
T22 2017 D14 B 2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3 19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二

東莞臣陳建 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 訂補
庠生沈國元 校正

明代孤本 宋元秘籍 影抄善本

丁巳 弘治十年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勑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命司禮太監韋泰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叩頭 上曰看文書討禮監諸太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

看相與議定此詞以次陳奏得允乃錄于紙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叩頭賜茶而退李東陽燕對錄謂自天順來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三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筹之周詳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畧略容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而尋後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越至鎮以虜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率兵擣之斬首百餘級奪

遂所掠人畜甚衆○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粮草時非邊倉場告乏大夏受命經理濵行尚書周經謂曰非邊粮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此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曰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粮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折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畜積有餘益往時羅買法有來告粮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賣邊上軍民

粮草降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粮草之家皆自往告報
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
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但見此耳
大夏尋以病乞歸

被此法至簡至易至要至約無甚高難行之事而便國
便民莫踰于此且使貴家無所施其怨而被其蠱眞羅
市良法也爲政
在人豈不信哉

大同宣府諜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軍以待以左
兵都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虜已
引去○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
贈曾卒

被曾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廣東新會縣
丞年二十胸滿輒畧適廣西徵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
甚將及新會曾率其民築其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以
守賊至不能克遁去一時稱其功遂至知縣進府同知
擢被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嘗平後山賊置
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
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
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傷復墜被察使進湖廣
左布政使兼廣東被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地方截
殺賊悉遁平咸稱爲三廣公云論功蔭曾子錦衣衛世
襲副
千戶

霍公韜作三廣公傳曰曾爲兩廣保障垂四十餘年曾
行兵兵不先知或先數月運軍械多
疑兵多屯寨成守兵調多寡無
守賊預爲之備或遁兵則不進賊
耕以食或歸即數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遑曾
行兵兵機神將不先知惟撤
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待遑故
曾征賊賊無能遁常宴客樽俎未徹賊已報捷坐客

驚謼誇且賀曰陶公神筭云磨沒兩廣賊復熾焚民室
廬汙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老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
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藩省乃議征司府上撫按撫
按復數月乃議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庀
集兵賊已逋山谷兵抵空巢無獲功乃戮逋賊之良民
或萬及千以謬功級括其妻女爲汙拏撫按官率幸功
亦苟僥無殲罰甚則縱很猶殘郡邑沿河之居民故逋
年兩廣兵興賊未聞兵期里田已騷兵未及賊境良民
已荼兵退賞未頒賊已復出焚劫矣磨之功由今乃益
著云愚按此傳說出行兵利病昭然灼然可爲法戒

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奏八事內一禁傳奉謂太監李廣
以干戶王英選用乳保爲之傳陞指揮以周玉李恕僕隸
斷役爲之令陞官職名器之濫莫甚于此乞行裁革一點
異端謂太監李廣熒惑　聖心召集道流以黃白修煉之
丹藥符籙之伎雜進並興傷風壞化乞加斥罷一去大

姦謂太監廣有大罪八一誰
經之藥二爲太子立寄子擅之名而有煖炕之說三擬置
皇親希要恩寵四盜引玉泉經繞私第五首開倖門大肆
姦貪六太常卿崔志端眞人王應祚自稱廣爲教主主人
而廣爲傳陞官職求賜玉帶要結邪人玷辱名器七畿甸
百姓疲憊已極乃假蔬戶爲名侵奪土地幾至激變良民
八東南民力困竭亦甚凡有輸納巧取其利以致遠方之
民傾蕩家產他如近而駙馬貴戚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
守呼之爲公乞置之于法以爲後戒時御史張縉等亦以
爲言俱報聞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八月　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干哈密是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黑麻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并言此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取寫亦滿速兒等于闐廣

十一月火篩寇宣大許進率師劉大夏轉餉禦之

戊午　弘治十一年

二月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並太子少保兵書馬文升少傅兼太子太保戶書周經禮書徐瓊工書徐貫左都

御史閻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仕進並太子少保○皇太子出閤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　上嘉納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約隨才器使從容委曲溫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

守溪長語記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寧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人不必由于己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嘗希范淹置義田以贍宗族請命于朝　上優詔褒

若復其徭役以爲世勸其子不肖奪鄉
人田以充之溥沒未久爭訟者紛然
禮科給事中馮子聰陳二事一謂壽寧侯賜第工役頻興
一謂傳奉冗員實傷治體
五月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爲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按一清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精
者有修文詞者有攻舉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
皆以爲美誘而進之曲成不遺每試入府三邊學必歲
一小試雖僻壤不遺其英俊士愈久愈嚴方試時咸凜凜
守法弗敢左右一顧一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又刑以發
蒙晷無妨息又命郡邑製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久
之弦歌盈于兩土又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誨
諸可以語上之士又按諸髦士于書院躬經傳故遐
方之士咸得親炙光明于知人一邑品第十人爲優或
鄉舉四五人率不出七八人之外凡所取諸寇英之
士恒中式四十或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
第及冠世名世必率如所言其所造士出而佐理五十
餘年用之未盡故當其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
雖撫按繩紳不能禁課試之權爲國朝提學之最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
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慈守衛者因乞嚴武備以防不
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
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既而
焚中亦火乾清宮燬焉或問孟春倣于古出何書孟春曰
予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巳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
自南液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徵趙允縉曰熊于字能
火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
耳不意其亦驗也

九月清寧宮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變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時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上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疽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瘥宮中方歸咎于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建亭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繫朝所積一旦火煨廣懼飲鴆死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載巨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始悟廣賍濫如此遂籍沒之刑部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恐危甚星夜各赴咸畴壽寧侯處求救月下簷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一一盡傳于朝野矣○戶科給事中華泉上言二事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大畧謂今日致災之由若貪饕之未去關失之未修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憑陵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庶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之小臣亦得言之必使天下無不敢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又勑所司考諸數十年之前一二年之內有直

言獻于朝廷有直聲動于天下而解職調官者悉復而遷諸可爲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凡在臣工無得以言爲諱二曰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姦諛大畧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下之財多聚于大臣之門大臣之財多聚于內臣內臣之惡莫甚于李廣雖云自殺寔天所誅也其餘黨猶踞據于中外里巷傳誼士人閑議凡有欲謀爲大京堂者必以二三千計此輩盜攘剝削已不容誅況又納諸宦官之門以爲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耶願亟發李廣之私籍盡收李廣之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內充帑藏之虛外舒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力非止弭災之一端也○司設監太監蔡昭爲故太監李廣祠額塋祭　旨已許矣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言廣之死罪惡貫盈萬口稱快皆謂其欺罔之情贓濫之跡悉已敗露　聖心昭鑒必正其罪而乃賜之塋祭又予祠額是使欺罔贓濫之人與善良者無別誠恐上累　聖德下拂人心其于國典政體干碍非細

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

十二月摠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謚襄敏

按越濬縣人慷慨自許用兵善出奇久膺帥寄凡遇徼險易虜情眞僞將士強弱歷歷無遺其所拔擢後多爲名將但急于功利中多機變結權宦汪直其起復又以輿援士論非之

己未　弘治十二年

春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貿易且夷使寫亦滿速兒等皆安置閩廣不得歸乃遣使將陝巴及金印送至甘州以求寫亦滿速兒等復通貢如舊王越在鎮時奏言哈密爲土魯番所破久弗繼近番酋引罪還所侵地宜封其故王以守之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越奏乃請乞陝巴磷衣冠服令甘肅鎮巡護入哈密論與復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

按是時陝巴雖暫入哈密不數年復失之焉兵書作興復哈密記自敘其功誇矣許棄救雖入哈密空城而竟不能守不能有也亦何益哉昔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豈非萬世有天下之長策乎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爲考試官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廷試賜倫文敘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泉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調泉及廷玉于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泉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泉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政塲屋閱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并下獄會多官廷鞫問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泉南京太僕寺與簿廷玉海州判敏政未出京憤卒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大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

是亦卒所編著有皇明文衡宋遺民錄道一編諸書

注循日錄曰程篁墩者擺脫得勢利二字者實絕無僅有不獨一篁墩爲然

按程篁墩平生著述論辨甚多他書不知何如只道一編牽合朱陸顛倒大謬蓋生相氷炭二家年譜文集具有集長畧有取焉至晚年益知朱子于陸象山合自此說旣成明徵篁墩欲彌縫陸學乃取二家之論早晚一切顛倒變亂之遂牽合二家以爲早異晚同矯誣朱子以爲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自此說旣成後人之忘源失委一切據信而不知篁墩之爲顛倒爲變亂爲誣也其誤後學甚矣愚閒閱焉不勝憤慨因效法家翻案法著爲學術通辨編年考訂以究極二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庶得罪篁墩不敢矯誣前賢誤天下後世學者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　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豢養狃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兼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嘱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于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凌濛曰士君子磊砢自許童而習之莫非聖賢古訓一旦舉而登之于　朝乃悉廢其平昔之所讀誦而依違

于衆人之常談今士大夫相與敘寒暄道故舊之餘或談星命或論相術或指畫地理或以職任之炎冷爲憂喜或以陞遷之遲速爲欣戚蓋至于京師之中縉紳之士其所競傳以爲高致而君德成敗生民休戚國體弛張文悉相尚以爲美談者必曰圍棋金華酒杜詩左傳鮮或縈其懷焉是故東方明矣逐隊而入以朝于天子朝既退矣復逐隊而出以升政事堂大臣坐鎮雅俗小臣僅守簿書上下相安苟卒歲月至于敦世勵俗無說焉爲群聚而談有不安乎流俗而稍自振拔者則衆共反唇而譏不曰要名則曰立異而相與詆排之嗚呼士風如此已計得矣如國家生民何恩拔凌氏所言嘉靖士風之敝視弘治前爲尤甚焉識微君子寧不爲之隱憂浩歎丘文莊公嘗謂正統景泰以前氣化隆治人心淳朴猶未至于澆漓一時士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明白正大爲尚而不爲雖盱衡側媚之態浮誕可詭之辭嗚呼閱二三君子之言我　朝世變大畧可覩安得挽回弘治以後之風而返之　國初之盛耶

先是科道官痛劾內外文武臣僚朋結故太監李廣以求榮進極其醜惡人人自畏不免鑽刺貴戚之家求解緼修羅進內誚之說使其暗自引退以全大體不必屑屑查究而南京給事楊廣御史洪遠奏謂李廣贓籍名姓昭然已難盖掩須正法以警後羅玘所言乃誦媚之徒以此爲邀結姦邪魁首詔下處分勿論

五月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奸邪魁首詔下處分勿論

○起林俊爲廣東右布政辭不赴○陞浙江右布政雍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被泰在浙江勢豪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竊盜橫行泰先收勢家人抵罪于是羣盜悉平擢副都御史

巡撫宣府有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具草將聞于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服栗已而稽譖泰于時相而言官官遂劾泰以擅辱將官罷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遏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皆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　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習

一切裁以法皆歛不得肆

八月戶部主事陳江上言八事一謂闕里被災乞君臣上下痛加修省一謂緝黃充斥逐蕩當禁而太常清秩不宜處以道流一謂納粟監生不許選除敎職一謂奔競成風乞斥浮獎退以明示好惡一謂降調言官乞通查陞擢以作敢氣一謂禁戚畹勢要怙寵宅人一禁奢僭宜委之法司憲臣一禁喪家飲酒作樂并火化棺槨及年久不葬者下所司知之○命副都御史顧佐按覈遼東所報響馬三捷斬首

三百級全勝而歸至朵顏三衛來貢　朝廷遣楊銘等
審之具云三月中虜大人誘大寧福餘兩衛頭目脫火乃
等男婦三百餘人到遼互市盡捕殺之又領兵出境燒其
穹帳車輪死者之親遂來復讐又入自虜中還者云朵顏
三衛遣三百騎與北　脫羅干等約和謀入寇兵科給事
虜言果實朝廷亦遣經略之罪以謝三衛若果虛
妄彼既先負　大　則必思報復宜勅邊臣修城繕器集粮練兵
以備之兵部議如行明年正月佐助事還奏稱總
兵李杲大監任良都御史弘玉令把旗魯麟等轉督錦州

義州備禦官魯勳王璽計誘秦寧夷人入給塩米因以酔
取之斬首二百六十人又督寧遠鎮夷守備官崔鑑曾祥
鎮靜堡提調官錢英俱用勳計斬首四十四人下兵部議
以杲等素無鎮禦之畧而以詐取藩籬之夷是失向化之
心請正其法　上曰勳等罪宜重治但事無證姑從輕治
勳璽麟各降一級杲良玉降勅切責餘免追究其陞賞事
俱置不行

十月命採珠于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二
萬八千兩有奇

按廣東通志珠池率十年一採守珠池中官并參隨人
員每歲供應等項費銀一萬餘兩十年則爲銀十萬餘

兩矣而臨採復費萬有奇焉所得不能償所失矣今嘉
靖　聖天子華罷各鎮守中官并革珠池守焉聞欲用
珠則發官銀貿于商而亦有限節焉其貽謀遠矣

皇太子講學少閒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
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
內不過刻數況其間又多閑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
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
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
爲多也

王鏊論東宮官制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
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師所以保其身輔導之德義道
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至三少曰少師少傅少保與
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下正人端士爲之正養其德
業成就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于學國人觀之日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父在則禮然所以學爲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也迨至漢唐北意焉矣然明帝
授書于桓榮及爲天子幸榮本馬周遇日往來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爲
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　國朝洪武
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
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
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
仁宗于潛邸待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表
至有以暗遂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冀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
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其身焉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國
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昃而授書授畢
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祁寒暑雨又皆間歇間歇
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與不可得
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
于君今也則已儼然端嘿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爲君之
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
子必齒于學國人觀之日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父在則禮然所以學爲君臣父子長
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也迨至漢唐北意焉矣然明帝
授書于桓榮及爲天子幸榮本馬周遇日往來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爲
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　國朝洪武
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
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
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
仁宗于潛邸待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表
至有以暗遂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爲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人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甚者斥逐之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按寧康王觀庶子曰宸濠其母焉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宸濠襲封上高王至是覲錫幸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狥色凌宗室瀆亂無禮養死士爲盜江湖間及劫掠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詢中朝事聞謗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延治即怒不應以罪削護衛

庚申　弘治十三年

着虜殘神木堡○陳獻章卒○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奏累朝條例繁多　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　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剏今各邊啟釁四方薦災允爲可慮忽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北虜入寇大同等處命平江伯陳鋭總兵戶部右侍郎許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禦之鋭遇虜畏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罷鋭職閑住進亦致仕

按雙槐歲抄云京軍出征人各給銀一兩布二疋鈔二
升然猶沿途搶掠且安佚日久少經戎陣腥羶一遇人
馬辟易挫衂則首先逃避以搖人心小勝則强奪功以
爲已利況邊粟有限餽餉不繼慮生他變近則潛役私
門顧倩代操益不可用矣建謂由此言之京軍出征非
惟無益而反有害不如不出之爲愈而責成邊將之爲
得也丘文莊謂京軍兵宜駐屯近地以爲邊軍聲援不
宜輒進實切中事情可行如漢遣將軍周亞夫屯細柳
劉禮次覇上徐厲次棘門我　朝天順中　都督顏彪
駐紫荊關馮宗駐倒馬關此正屯近地爲聲援之樣例
也

給事中曾昂以邊方調度日繁請各令布政司公帑積貯
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戶部尚書周經言用不足者蓋以
織造賞賚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
下之財豈藏富于民之意乎衆皆服其議○初命給總督
京倉倉場太監關防周經言例止關防一顆掌之侍郎總
事與太監會案而行今別給關防則議同心異事本定而
人自擾殆非所宜也不從
夏陞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
按寶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辭藝士類勃興修濂溪書
院取其族孫守之又爲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
程遠近
鄉慕
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條陳一十八事內早視朝勤
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修武備恤官
軍恤邊民惜供應斥異端尤爲關切俱允行○以星變兵
部尚書馬文升乞致仕不許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書周

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各上疏乞致仕許之浦昂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人夫賜璽書給驛以歸○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爲吏部尚書右都御史倡鍾爲戶部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爲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鑑爲工部尚書○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按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益恩安靜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之二十餘年出于丁民徒費顧羣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爲城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鄭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廷瓚于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欝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計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飢盜竊發勢尤熾廷瓚斬獲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炯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分遣文武大臣守關火篩本小王子部落而強悍既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乃命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居庸紫荊關侍郎李介經畧宣大王宗彝黃花鎮天壽山及居

庸白羊關史琳倒馬關○先是兩廣軍多爲鎮閫及總兵
私役時都御史劉大夏奉勑至申明曉諭各出其私役者
歸五十三村素强悍悉服從帖息○陝西都司都指揮使
楊敬等奏據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狀弘治十
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綸材沿河水邊澡浴
得一玉璽臣等辯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旣壽永昌八字
皆有螭紐其色洗拍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二寸方圓一
尺四寸四分完全篆文明朗刻劃奇古殊無瑕玷巡撫右
都御史熊翀會驗此卽歷代傳國璽差官齎進報聞○上
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 上出諸營提督官

任本各擬去留健等請 上裁決 上出英國公張懋
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
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
聖諭極當皆擬旨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
何益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
勝劉福 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
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
甚好卽令撰手勑旣成 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
多事幸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
頭出

詞林記曰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荅皆臣下代
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洪武初始猶設
丞相政事由以出納其後革去分任五府九卿衙門中
外章奏皆上徹 御覽斟酌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
取旨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
洪武中批荅皆 御前傳旨當筆即所書天語尚濕也永
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不得與聞雖倚毗
之意甚專然批荅出自 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至宣德
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蹇義夏原吉于凡中外
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系總覽乾綱內閣條旨多
書批出 御筆親書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既定
傳旨處分不待批荅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中每依違
或徑由中出嗣是若正統初年止委中官王振一至于
此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難及天順復辟每專與內閣
面議然後批行弘治末年總覽乾綱內閣條旨多
廟御書事涉重大至厘宣問幾復國初之舊正德時批
荅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徒知批荅依內閣所
條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爲調謂調和之
義也審爾則是漫無可否以聽上裁惟恐見忤矣豈
所望于以道事君者哉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可也

河決曹單時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才
橫流山東曹單等州縣被害尤甚○以梧州府知府張吉
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按吉江西餘干人推誠御下申教令備武備擇將領其
教士習射則懸金爲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銳偏
架弩放种世衡教射青澗及韓世忠克敵弓之爲者以
府江山川盤結草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
蔵伏之所又以賊特藥箭中者必死厚募解毒藥多置
挨牌重賞間諜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爲犄
角而東賊慓悍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
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而江以寧後考績入京有更
張其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吉還任
吉在府江七年後以陞遷去任後來者莫能及之
兵部奏准凡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荊密
雲等邊應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擅自砍伐販賣違者問

發南方烟瘴地面衛所充軍若軍職降二級發回衛所終
身帶俸差操文職降邊遠敘用
秋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學襲五經博士○行人王雄
上言克敵在將選任宜慎征虜總兵嘗試于陳鋭已爲寒
心而更用朱暉是生長膏粱素未聞出奇策樹奇功也乞
正前日輕舉陳鋭者之罪然後從公選舉于邊方都督拔
其尤者授以大將之任而又勿以監督者撓之庶其有濟
不然以郭子儀李晟之勇畧而節度之師且潰于相州則
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也況其下者乎疏入 上以其妄
言阻軍逮詔獄刑部請贖杖還職得旨免贖調外任爲浪

寧縣丞
冬虜寇偏頭關○火篩入河套
是年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
按陳名小奴年十五歸王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採薪
歸至門罹虎患陳持門柱追虎至山前奮擊之虎逸去
陳負三苟歸死鄉里哀而痍之陳嫺居鄉豪鄰子素逼
娶之陳紿俟服闋至期設祭痛哭又紿其二男各外出
抱幼女趨姜岩潭上置女潭側投水死有司議奏開子
素畏得罪以賄寢之後二男俱故女早寡知府葉讚馬
岱相繼爲修墓立祠至是巡按御史吳一貫因知縣陳劍之請疏于朝故有是命
辛酉 弘治十四年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
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

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不時動搖縣東安昌八壁徧地竅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是月十六日虜酋火篩擁衆入寇榆林○司設監奏改造龍毯素毯一百四件工部覆奏謂此毯雖一事然所用羊毛則取之山陝綿紗等料則取之河南毯匠則取之蘇松成造則擬式于南京動經數載勞費百端乞特賜停止以恤民困不然亦請候邊事寧息民力少蘇議之有　旨令陸續成造○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教東宮因薦謝鐸儲瓘楊廉等堪爲轉導

二月兵部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行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祇畏變

興修省舩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粮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惜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愛都准行○命保國公朱暉珮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至邊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擣其巢穴會夜大霧虜間礮驚遁毀其廬帳斬老弱百餘級而還○擢大理寺丞陳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

夜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飭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非遁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架梁採收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汪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多其賢○保定府獻白鴉以爲祥瑞禮部尚書傳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按指白鴉爲祥與指野鳥爲鸞何異甚哉具臣之好諛也斥遣之命天王聖明矣推此則凡獻白鹿白兎白龜白鵲以爲祥者大率白鴉類也物異偶然何祥之有

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鍭上言民困數事言養馬困于責駒煎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戚里困于恣睢

當孔道支應爲困有土產貢獻爲困下所司知之

四月陞鴻臚卿王璟爲僉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先是命

大同中鹽納商人無應之者戶部推原其故謂近者王府

遂食鹽之請繼遣開賣鹽者之端此等假欽賜名色附帶私

鹽橫行江湖致使官鹽阻滯商人不應皆此之故宜差重

臣整理之故有是命

五月命工部郎中陳督建闕里孔子廟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時遭父喪詔司

禦署事員缺不補應懋終制赴官

[illegible]肖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

按儀雅志理學嘗編考亭淵源彷稿未就而卒

虜酋火篩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上親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膳品餌召入便嚴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暉等整搠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既而虜引去○通減王府房價及開礦造墳價銀

按天順以前各王府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爲營造成化中始定爲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憲王一千兩鎮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并郡主荆吉襄等府房價郡王將軍六百六十兩奉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五百兩縣主四百六十兩鄉君三百四十兩至各省王府房價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郡王三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中尉一百二十三兩郡主二十五兩縣主二百一十兩鄉君一百九十六兩此外又有

開礦鈑宜器鈑及齋粮麻布俱各有差弘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益廣宮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齋粮麻布通革免其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王而下祿米則俱本色四分折鈔六分矣

建曰考大明會典弘治以前王府喪等價已屢經裒減祿米中半折支迨至嘉靖初距此纔二十一年間而天潢益繁財賦益少不給觀諸臣奏議可徵矣大學士桂夢進典地圖謂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歲祿且至百萬矣戶部題稱晉府實共二千八百五十餘位歲支祿八十七萬有奇舉晉府而他王府可知矣山西都御史王德明奏王府積欠祿粮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餘石舉一省而天下又可知矣給事中秦鰲奏各省災傷蠲免數多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山西因祿米不足借用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謂宗支日廣郡王以上猶受享多福輒軍中尉而下祿粮不給失所有不忍言有晨昏進膳惟一餅腹不充飢者矣有假息逢窩無室屋以棲者矣有不幸沿無棺者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嗚呼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宗親失所至于如此而尚忍言之凡臣民之家稍充裕者猶不欲使其子孫之爲天下者猶不欲使窮民失所置義田或祭田以贍奈何忍使天潢而致斯極祿粮不給有司坐受其戾或升堂而號或攔街而罵或投磚擲瓦歐傷吏卒無如之何仕于其土者懍懍懼斃卒歲不獨俱受辱且俱受生不測矣自古患民窮盜起而況天潢乎易窮則變變則通使高皇帝復生親此亦必不株守祖訓而思所以處之變而通之以盡制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程子曰聖王必爲可久可繼之治誦斯三言所以處之之道思過半矣今欲處之無他要不過損過以就中損有餘以補不足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已要必天下親王皆從國初遼韓伊岷肅諸王之制祿米皆二千石不使有厚薄之差焉天明會典遼韓伊三王皆歲祿二千石岷王一千五百石肅王惟一千石郡王而下中半折支之內仍令中半折支以從在京文職三分支米七分支鈔之例焉儀賓祿米本色四分之內仍令折半以從在外文職二分本色八分折鈔之例焉其親王祖免以下則從皇親八之

例皆月支三石焉又必如
惟定制于方來必如豐林王所奏宜定子女之數以杜
宗室之詐冒必如祖訓所著宜制出什之令以盡宗室
之才能夫然後可庶幾維持于數世不然勢窮弊極腎
大積薪數十年
後愈不可爲矣

又按今　朝廷明知此弊已極而不亟變通者憚宗藩
之怨重　祖訓之違也愚于此有一說足以服宗藩之
心使樂從而無怨誹焉我　祖宗朝以來凡有事干親
藩者必手書與諸王商議示公也今此事重大宜以手
書諭告諸王通將廷臣論及祿米章疏如詧事霍韜給
事中秦鰲所言之類錄示諸王使皆知其勢窮敝極不
得不變而通之之意仍令戶部備查各省錢糧出入之
數如山西則備開本省每歲所入秋夏稅糧幾何鹽課
商稅幾何每歲所需上供幾何連十歲之內災傷蠲免分數大
約幾何或征討盜賊費用幾何然後開具國初分封親
藩幾何所需祿米幾何今日晉代藩三府增封郡王濟
軍中尉儀賓共幾何祿糧增加共幾何房舍等項支給
歲約共幾何使宗藩一展卷間皆瞭然知賦入之有限
費出之不敷再數十百年後宗室生生不窮何以支給
令其一一計議共圖善後之策如此庶有以平其心弭
其怨惟吾之所欲爲不敢議　朝廷之
薄親藩而違祖訓矣籌國者試思之

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
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柰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
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
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
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
之地豈不大可耻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
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然捷徑之當塞者寧止是哉又
言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

宛平大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摠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廩員實爲得宜今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實爲冗濫請從京府之制庶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又寧止是哉

按我　朝學校設官之衆遠過前代殷周巍矣漢至武帝始興太學置博士員而郡縣學未聞也唐制郡縣始有學而學官猶未設也宋有天下歷數世至仁宗始詔州縣立學至神宗始置諸路州學官教授共五十三員馬端臨謂重師儒之官不輕授濫設故也余下州及縣學惟兼領于有司而已我　朝天下府州縣及邊衛皆建學設官教授學正各二員餘員教諭千餘員訓導三千餘員視宋始皆倍今天下冗員固多而學官爲尤甚矣朱子嘗云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他心不教他做朱子此言其所感深矣丘文莊公曰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祖宗朝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莫不謹身飭行嚴規立教善人多而風俗美　朝廷得人之盛當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畧不加之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者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竊謂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不必備員超擢一如國初以興起豪傑庶國家收得人之效乎建謂謝司成之疏與丘文莊之議今日皆鑒鑒可行

裁減光祿寺內臣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以不足用乃責京師鋪戶買辦官中不給貢累市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

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面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爲之惻然即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

八月火篩寇固原總兵恭順侯吳鑑罷還京以武安侯鄭英代之

九月陞南京禮部郎中丁璣爲廣東提學副使

按璣丹徒人飭躬勵行持護名檢遜志古人之學日以經籍摹擬而患未得所師初爲御史上疏諫用萬貴妃至是擢學憲死于溺家業蕭然曾日未嘗入念

十月御用監太監金輔楊雄樊清奉命送涇王之國長史張顯范兆祥承奉韋璡張賢等沿途多所征索驛官不勝榜笞至有自溺死者行及天津減曳黃船夫百人責令納錢而璡及顯等皆自增夫數散各船者競繫掠索錢二人被杖而死其家各訴于輔輔集訊舟人得內使李順家人行杖者執之儀衛正張璠即以擅執王府從人稱令旨差校尉擒捕三衛官指揮賀勇等懼而閉門途三日不朝黃船留六日而發厥後者復牽掠柴市居民貨物時輔鼓吹先行璡等以輔受賂專制撥夫譴于王王與輔由是遂有輔奏顯璡等貪暴王惑其言不可禁王亦奏輔始至府即

由中門入讀　詔跪慢在途專擅欺侮前後各數疏而東廠緝事者亦劾李順等繫死役夫之事有旨捕順等至京考治遣工科右給事中周璽刑部郎中毛實往按之得輔取魚不獻鼓吹先行二事及瑢賢顯兆祥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散夫時王止令如例羞上體　聖明節用愛人之心下防左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實終非本心必承奉長史掩飾蒙蔽之過且瑢嘗阻輔啟請于王前稱呼爾我其縱使可知請重治其罪命錦衣衛逮繫瑢等至京鞫治之輔等俟至京日令司禮監奏請處置指揮賀勇等二十八人滄州吏目韓天爵等及軍餘三十八人俱連逮坐罪

右差○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毅

按岳父謙由翰林累官禮部尚書謚文禧謙祀非岳禱于神岳母姚氏夜夢維神入室寤而生以爲岳神所感也因名岳及長體貌豐碩目光炯然望之如神爲翰林學士進講　上前數陳劄劾幼音吐洪暢人方之范祖禹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擬定在吏部奬恬抑躁不惜恩怨正色廉氣人不敢干以私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云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以張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

按敷華振揚風紀鈐束各道無敢緣法爲市務崇大體慎兼隅又介特斬然不輕言笑足以表正夫臺官云

壬戌弘治十五年

正月江西盜起勑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俊至
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
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改巡撫庶務一新壽以憂歸
江西人皆攀轅不忍其去○禮部尚書傅瀚卒擢左侍郎
張昇爲禮部尚書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講學
士劉機爲考試官取曾鐩等二百人廷試賜康海孫清李
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以羅欽順爲南國子司業○以秦紘總制陝西三邊
整鹽課興屯田先後斬虜首九千級修堡寨一萬四
千所創山崖三千里
五月朔日有食之○陞平涼府開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
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按成化以前套虜未嘗平涼固原之間猶爲內地得以休息所備靖虜一面耳自大同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兵備撫制參將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

時非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出兵圖之客言于　上乃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議之大夏以爲不可曰臣聞從征將士常言時全伏　朝廷盛德乃獲遁免　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奈今將帥領兵遠有不逮且當時

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　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惑○戶部尚書侶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文山西洪澗人○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先是　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戴議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于宮門以譖大夏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減修清明宮軍夫之數先是有旨下兵部擬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　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夫即傳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大夏每以老辭位　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于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上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九月降右少監劉恭官三級仍分守遼陽恭在遼陽私役軍餘千餘人占種官地三百餘畝賊以千計爲都御史陳

瑤所劾下巡按監察御史勘之會虜寇東州大肆殺掠恭等失于防禦御史復請罪之俱下勘事給事中鍾澈郎中王益謙覆覈逮問有旨罷其分守而恭復自疏乞留乃有是命于是兵部及科道各論其貪墨之罪乞罷黜且言東州之敗總兵孫文毅已坐死罪恭不宜獨免不聽

十月以都御史楊一清提督陝西馬政○致仕尚書張悅卒

被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自少篤學力行鄉里推重筮仕刑部自爲浙江提學請托不行歷官官保清約以終其身儉素一如寒士誌曰莊簡眞無愧云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時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董鎭守怙勢凌縱紳至匿盜賊不以聞人莫敢誰何首劾其不法數事上切責鎭守且以治盜事付哲嚴限有司遂擒盜魁賜勑獎諭晴天旱種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讐指爲故殺訟于官獄既成哲後訊見其有寃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鎭守欲罪于法哲察其誣出之鎭守怨衆亦以爲疑久之眞盜得始皆愧服以爲不可及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千哲太平無休歇至今論巡按之賢必稱爲首

十一月雲南晝晦

十二月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

按喬新性剛介寡與合筮仕即誓不磐田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不釋卷平生氣節友彭鳳議文學友丘仲深以爲知己所著有周禮古解宋元史臆見椒丘文乘所編有文苑群玉續

百將傳助賢琬琰集等書後有司請蓋謂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故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大明會典成凡一百八十卷

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等受命重脩大明會典疏謂內臣監局官員伏讀一皇明祖訓道職甚詳惟弘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纂述致我皇明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限慎宮闈之防建昭代之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而知之伏望勅下司禮監脩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員數何如及列聖以前欽差事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逐一開寫纂編列禮典亦聖朝以禮制治之意也建按會典不列載內臣職掌誠一大缺典當時纂脩諸臣非不知載此蓋避中貴之嫌而不欲載也若如霍文敏所議脩入則一展卷而知孰爲祖宗成法當守孰爲後來弊政當革昭然灼然矣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

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所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大夏詢之內使陳寬寬曰劉學士曾薦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答劉學士再言之　上亦不答當時已服　上之知人云○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嬖近求爲挂印摠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　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特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

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桂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桂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赴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摠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口摠計五千三百二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粮摠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等上脩書疏謂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四十九萬頃有奇洪武十五年存額止四百二十二萬頃有奇減已强半不知何故至此也天下戶口洪武中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南北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承平日久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得非冊籍欺隱弊無紀極乎再數百年減失又不知何如也今天下文職冗增武職冗增數十百倍乞勅下各部備查洪武至弘治累朝田粮戶口大數宗藩職官緊朝增加大送館穀算俸費用日增亟思所以處之也　建按我　朝自有天下垂今二百年冗費不期增而日增田粮戶口不期減而日減正德初山西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兒于劉瑾之數可考也舉山西天下可知宜乎霍文敏深有憂焉勤倦累疏言之不置也霍氏之憂豈今日當國者之責與余肅敏公子俊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懿哉言乎愚敬記之以爲人臣謀國者忠告

癸亥　弘治十六年

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謝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武英殿大學士吳

寬爲禮部尚書兼翰學掌詹事○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進太常寺卿崔志瑞禮部尚書仍掌寺事

按志瑞發身神樂觀樂舞生以音吐洪暢儀度閑雅擢太常贊禮郎累遷太常卿至是進尚書追贈父祖皆如其官蔭姪承祖爲鴻臚序班

命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巡視雲南貴州二省

按瑩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病雖險阻瘴癘人跡所不到之處一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職文武吏數十員脩城池蠲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奪人牛不還者聞瑩至走慙之瑩還其牛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詣瑩服罪瑩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讐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去當直擣其巢穴舉其族覆之聲聞即斂兵退其爲繼喪畏服如此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　上不允令開具奏端大夏陳十事一曰京在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非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運粮而濫食者衆六曰釐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鎮守倫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納悉准行之　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諭曰事有可否每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

卿可寫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
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狗
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
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
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
之○刑部尚書閔珪藏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
夏入對便殿　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効忠
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
者　上頷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　上每召劉

大夏入內庭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　上轉首左右顧近
內侍臣卽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
久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
長彼老不能與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
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　上前幸隱惡
揚善大夏曰　聖上天性聰明甚于政事外未嘗敢輕易
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
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卿此榮曰當
朝大臣公名第一榮敢蔽賢也

名臣錄記劉忠宣公受之于　上于本兵外知無不言
言無不聽國有大政大疑每召至內殿面與參決所議

事雖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聞公亦不以告人至帶驎衣元寶之賜逾出諸大臣之上公之得君如此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晉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王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軾湖廣公安人○詔遣中官于武當設像修醮尋已之時有旨命內閣撰敕并祝文劉健等上疏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余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遂罷不遣○大理寺副李承芳卒

按承芳字茂卿湖廣京山人舉進士授評事進寺副以講學明道爲務常謂令棄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儒先註疏可一切廢棄當時探孟孔之奧聞者莫察其意指爲狂惑而承芳自信不疑尋謝病去與其弟舉人承箕講學于黃公山疏食屢空相顧自得也承箕早謝會試不仕以理學著聞

六月鎮遠侯顧溥卒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十篇

性江西上饒人

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既而罷之時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

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虛誕財惑衆何關于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祖永祺誥命及封號建等復言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可與夫誥命　朝廷所以奬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方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益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　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何疏入有旨俱報罷

恭觀我　孝皇十八載之間聽言納諫之美昭耀簡冊成湯之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我　孝皇何讓焉

先是內官監太監龍綬以供應段疋缺乏謂支兩淮鹽課以給織造命支三萬兩戶部覆議奏運司鹽課爲邊儲救荒而設　祖宗之時鹽法最嚴未嘗輕用近以織造支給數多特從廷議命再不許奏乞鹽價織造行之未久遽難更改乞仍舊行止從之

十一月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後謹矩度嚴操行屬廉耻諸生翕然向風

甲子　弘治十七年

春監察御史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其疏曰臣今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

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
養繼蒙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禁跋涉
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甚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顧以
菲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徵勞賜之勅命舉
家幽明感被　大龍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于萬一也
柰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
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
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樂
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
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
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
草之悃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
涓涘之報于將來再効犬馬之勞于未死豈敢釋然而長
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

（按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役厲
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毋憐其孱
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讀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丈夫
生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
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府推官明允公恕
信孚于民考績歸至淮以疏被逮士民遮道攀留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
繫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蒼頭
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
究極經書與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
夫詩文特土苴耳）

建曰陳孝廉終養一疏寫出母子至情無一毫文飾長語至今讀之猶令人酸咽興感想當草疏時未嘗不肝腑摧裂淚隨筆墮不能爲心之甚也備録此疏當與李令伯陳情表同垂不朽云

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尋詔罷尊謚仍稱　太皇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葵祔廟之説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妬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于是召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　裕陵圖一紙言　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囙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爲釐正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内臣所爲内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太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

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爲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襍亂無紀極耳　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　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太皇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會議猶可柰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聞皆叩頭而出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執筆上言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于禮爲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宋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祫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衆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復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

上曰仍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爲當　上卽袖出奉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于此建廟遷　孝穆太后併祭于此如何徒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徒對曰　太皇太后當中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旣定　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愼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定制于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恭覩　孝宗此舉抑至情遵禮制反覆詳愼務求至當以昭一代之褒典而陋唐宋諸君于不居所謂惟聖盡倫惟王盡制惟孝于爲能享親惟天子建中和之極陽呼　孝皇吾無間然矣

守哈容陝巴尋還哈容眞帖木兒居甘州

時陝巴嗜酒掊剋國人頗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眞帖木兒守哈容陝巴弃城走沙州眞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容哈容人曰陝巴走哈容城空恐爲野也克力逵子所據眞帖木兒始至剌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容眞帖木兒自剌木城入哈容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諭迎陝巴還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眞帖木兒爲王奄克孛剌與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揮朱暄率兵送陝巴入哈容撫送眞帖木兒還上魯番時阿黑麻以諸兄讐殺眞帖木兒懼不肯還曰奄克孛剌我外祖頗依之瑄慮陝巴疑貳携眞帖木兒居甘州

南國子祭酒章懋請開貢下所司議行

疏曰古者大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我國家踵古制治太重太學以敎化原洪武永樂年

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人類多少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許本令監兒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與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于違限彼亦視爲泛常夫歲貢之人監既由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于不敷而教養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風夜不寧者也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于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計通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隨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月多精銳可進之資貢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做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修敢敎粗墜成

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闕將官使之併廢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逭尸素之愆也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

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五月加秦紘太子少保○勑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多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奏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六月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整理各邊關糧草先是北虜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來有走回男

子報說虜中有異謀欲槍黃褁黃褁者謂京城也又示朶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于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偉往各關各豫整理粮草以待出師

七月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　上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據殺墩軍延綏遊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殺傷朕當做主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起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師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去曰近日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城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　上曰我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粮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粮

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按嘉靖中非虜果由古非口潮河川徑抵京師非關及薊等州大掠而去果符諸臣所慮

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懇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知于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大夏曰珊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徵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爲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大夏以　上語告珊珊泣下日吾不得還家矣

恭覩　孝皇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怛之意家人父子之情藹然溢于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矢死以報而不敢復言家也

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寬卒

按寬字原博長洲人生時有文行郎賀重望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歷官尚書忠信宏厚廉靖方嚴衆皆屬望柄用而忌者沮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

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劉健

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內官不知道理
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
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鱗龍飛魚斗牛皆
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
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
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緣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
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庚戌禁廣寇環慶平鳳
九月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　上袖出大同總
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歸陣以軍法從事昨所
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啟妄殺宜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

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
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
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
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
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
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論健奏曰
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
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
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
亦須干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　聖諭批答仍

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當去整理停當皆諸而退○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　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棨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噴說不是止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諸劉建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啟沃他他字不是　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建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　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啟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論益知

十月劉山伏誅

是年改督理陝西茶馬左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理邊務

楼一清先爲雲南巡撫人祖父遊居湖廣巴陵遂爲巴陵人幼穎異舉神童爲翰林秀才成化戊子年十三中順天鄉試壬辰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累遷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召爲太常少卿至今職後僑居鎮江

乙丑　弘治十八年

春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　上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菓用朕間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作亂土官知府岑濬誅之改設流官知府先是濬謀叛亂襲破田州府逐其知府岑猛放兵劫掠總督兩廣都御史潘等奏請討之詔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合兩廣兵進征直抵舊城破濬斬之潘等上言宜照馬湖例改設流官以丕變其俗從之

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　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掌詹事府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爲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戶部主事汪翠李夢陽應詔上疏

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已之所言不得上聞而嘗患人君者聽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稟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于中義形于辭故其言劇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王則不然也謂其言劇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于是道之使言可行也于是措之于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姦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覩 陛下則直明君英王也 陛下法祖宗者殆矣飭躬勵勤延問若不及矣然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而治化不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其利莫若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若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又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又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于不藥而求病愈也臣今謹據所覩所聽所開奏惟 陛下矜察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窃觀當今士氣頗似之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吶吶不出詞則自爲老曲自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不謂之病乎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陰狡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爲心腹之病夫倉廠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柳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過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姦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干潛而玩于彰彼未摘發其姦有嚴心今其姦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

憚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陛下何難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剗內官之權剗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五軍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扳之乃僅得十三萬焉亦寡矣于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又數十年耳目者遣將非伐扳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拳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于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宦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逸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狼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身老抽出而應默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者也夫騰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氣驕矣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宗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今百姓困苦無賴而不司者不之卹也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逃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悲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通者不還追者纍纍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官供用有常數宜有常簿也今油蠟皮張諸利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貪却步以求前耳然簿數不減也利票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愚不下流者此也三曰畿民之害臣復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正使謂非其

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遂自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其樹木于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外耐然不寧矣夫曰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秖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厩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蒲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引妨廢本業男不秉耒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老者轉而溝壑塗泥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

臣知陛下必有所不忍矣六漸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更竭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誅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而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于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于是始有空運之例空運而不足于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有七十餘萬而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已雖欲不匱烏可得哉夫今疆土不蹙于前也又鮮

大寇非若匈奴突厥者也諸天下之力以供邊而且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則聚于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以鉅萬計該曰十八一山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于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未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恤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敕給費修葺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夫貨入而歸于私室矣又出于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賠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于餓乎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于凍餓鞭笞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

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
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
之災也然而晴聚殺人刼掠
臣謂宜趣此急選良有司恤
整飭城池軍馬以俟緩急之
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
意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
明王懸爵祿以待天下之賢
五服有卑自大命之示非我
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
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
者陛其子黜其祖者陛其孫
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
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
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
何利于斯而爲之也夫大學
穢彰露　陛下踐祚之始
去矣今而蔭其子爲丞臣不
之漸不録五日方術眩惑之
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
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王唐憲乎初
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又最謹然
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翬請
者　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蓋其比廢臣不知　陛下乃
何所取于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
酒肉相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
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
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致怨于下遍報未遑倉
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備　陛下何
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撰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
者止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弗察反聽其誘此臣之
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水防惟上
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置親令
日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爲　聖王不易
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孚戚也不宜有間
今顧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　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
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夫夫
下借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細利而賊民自奪人
田土擅拆人房屋強攫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賈而

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振掛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
惜不可夫惜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
切齒而談就非飲恨于壽寧侯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
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張氏
宜亟順其禮防則所以厚貶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
按疏首謂劉瑾擅權稔惡繼而流賊四起幾至大亂至嘉靖
斯語所虞宦官外戚盜賊之禍後來其言無一不酬正
德初劉瑾擅權稔惡繼而流賊四起幾至大亂至嘉靖
中壽寧侯幸以驕橫伏誅三復此疏其才猷氣節一時
可想矣昔人論賈誼治安策謂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
管未能遠過愚謂以李空同之才雖賈誼何能以過焉
第惜其恃才而務後來行事多不滿人意亦未免于昔
人所謂賈生志大而量小不善用其才之病也雖然君
子取人不求備叔世全才實難而況文名如空同經濟
之才如空同尤一代所稱記誦者乎愚故于此疏備書恃

書深歎息
致意焉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之先是夢陽疏劾上　皇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　上前泣訴
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
猶前泣訴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　上遊南宮
二張夜入侍酒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迎邀出遊
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遥見大張免冠觸地
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
上曰近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
惟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夢陽本內事關戚畹且
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

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掌詹事府事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　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誥勅將柄用之會　上不豫不果

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

開寫進來以備觀覽

按此卽　仁廟書各都司及布按二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庑之意嘉靖中復用兵科官言增入貫址年歲及曾經大臣官薦舉糾劾及賢否考語類造揭帖按季進呈遇有各項員缺推補輒賜一覽則其人長優劣歷任淺深可按而知不致爲奸邪蒙蔽也　嘉靖初兵科給事中夏言上言弘治末年　孝宗命兵部將武職官姓名履歷按季開進以便觀覽正德十年揭帖尚有兵科以後不知廢于何人權奸用事凡推舉一應將官無不資其賄賂遇有員缺故爲停閣直待關節旣通方行具奏銓補錢神橫流于禁闥債帥接迹于　宮庭是以剝削軍士而困苦不得聊生侵盜錢糧而虐耗至今難復蓋簡用之際不過止憑該部一揭以稽其實故也由此言卽宗此舉關係政躰甚大不可復廢　孝

璀疏上馬政便民者四事悉見施行○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

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
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興當革者加責在鎮巡今
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　上又指二疏曰此南
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
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
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　上又曰彼
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
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劇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
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
多　上言彼言甲諭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甲諭之

當退但亦無指實難據退耳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
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
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
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着
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
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
事可耳　上曰然○復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嘗河
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儼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
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儼為御史柰何寄人私書干理不
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

寄即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事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日陸俌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
皆應口諾　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
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
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須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
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
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
議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
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上召大學士
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本令健等看詳因指一
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
通使須爲處置務令通行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庫
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
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
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
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陳
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
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

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因奏曰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夾販私茶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爾今鹽法須速整理健等奏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于是戶部尚書韓文等條陳釐革鹽法積弊凡七事奏請施行之

李東陽燕對錄　孝宗睦年明習國事勵精圖治與輔臣言議論層出天顏和暢問咨詳悉藹然有家人父子之風誠近古所罕見矣

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　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于是直叩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而違和漸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

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爲
后生　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
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
跪榻前　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
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
他出來讀此三書輔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
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初二日　上崩
○十八日　皇太子卽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
天下
六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遵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

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奉安太陵頒徽號詔于
天下咸使聞知
鄭曉曰帝仁恕恭儉敬愼英明清心寡慾愛民節用方
術宦寺莫敢干撓憫災思患戒盈防胡且崇德報功興
滅繼絕憂勤惕勵始終不渝迹其修齊治平之效蓋有
得于二南六典九經之道矣若乃崇祀奉慈而秩分甚
嚴友愛獻皇而恩禮愈篤悼念昭德而保護益至廟號
孝宗不亦宜乎卽位之初徐溥劉健入內閣王恕入吏
部自是衆賢並進李東陽謝遷丘濬耿裕倪岳馬文升
劉大夏周經戴珊張敷華黃紋何喬新彭韶楊守陳閣
洪謨許進楊繼宗屠滽秦紘鄧廷瓚謝鐸童戩張悅林
翰吳寬張元禎王鏊楊廷和劉忠韓文林俊楊一清樊
瑩熊繡諸君子襄贊皇猷匡扶治化當是時朝多壽俊
之臣野無廢鋤之彥士修端靜之節人懷競躁之恥吏
鮮苛斂之風民懷樂利之澤洋洋乎蔚蔚乎有豐芭域
樸之化焉說者又曰太陵書接再三虛懷霽色勵情訪
治將大有爲而諸君子志在匡荒意存裕蠱多思少斷
坐失良期然十九年間財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

刑以綏此爲恩禮以隨時制氣者矣內外安寧幾致刑措商周甲戌成康之盛何以加焉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如喪考妣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北虜寇大同宣府邊將失利命保國公朱暉帥師禦之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出師分駐大同宣府虜引去斬獲百餘級加暉太保琳太子少保琳尋卒

按正德初紿事劉瑾疏謂去歲達賊犯邊揀選京軍出征旬日之內奏數不敷三萬有盛無甲有馬無鞍大將不識軍人軍人不識把總以此赴敵可謂驅羣羊而格猛虎也瑾疏正指此弊又言嘉靖中泰政胡松疏曰邊境近年侵盜驟畧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鼓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與之一用于疆場者雖朝廷之上嚴令勦殺要不過息鼓偃旗徐尾其後賊如東向我則西馳俟其志欲充滿整服而歸具所畧老羸孱弱行不能逮彼乃視爲棄核委以啜我而我則邑之以爲利啜之以爲功以巧于張皇奏功闕下而不知悉皆我之編氓與其老髦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遠遺醜虜之笑哉　建按近日官軍禦虜稱斬獲數十咸百餘級者弊皆類此此弘治以前邊臣欺蔽常套也夫既驅羣羊而格猛虎尚何斬獲之敢望哉

七月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太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名臣錄曰劉公健等三人在內閣前後任事東陽長于爲文遷直亮明斷可否共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成弘治十餘年之治也又曰劉文靖在內閣與馬文升許進焦芳李鐩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相阿比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宗之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屈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內閣不私鄉故惟健一人不聚後景明除中書舍人

尋進兵部尚書提督仍舊

起致仕戶部右侍郎許進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営兵馬

八月上　皇祖母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尊母后張氏爲　皇太后○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果往
南京浙江織造瓚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載
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織造物料時戶部司屬官李夢陽
王崇文徐廷用以氣節相尚言于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
初不可准鹽課織造于是文等執奏再上止請與六千引
半與價銀　上召內閣問曰戶部何爲不肯全與劉健等
對以內官裝鹽中間夾帶私鹽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官
鹽　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　上不悅
曰天下事豈是幾箇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

大凡做皇帝做得及做百姓其氣象已落第二次初服一事便見終身

好武帝此言便知其有引誘之禍矣

箇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　上不得已從
之止批旨六千引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曰太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
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客店皇莊曰石婆婆皇莊曰七里
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按皇莊之設　祖宗時無之成化以來始有然亦未甚不過數處而已至正德朝內臣用事皇莊始盛先後建立連州跨邑至三百餘處畿內之民至是愈困矣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
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謹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
上同臥起宴游謀議時稱爲八黨內劉瑾逼文墨熟世故

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等專權屢于　上前言弘治間朝
權倶爲司禮監内閣所掌　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
鎮守分守守巡等項内官皆司禮監官奏用受大賄賂如
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
將天下鎮守内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一二萬兩
進　上謝恩勝如司禮監受了　上信之于是傳旨盡數
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
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按武廟初政未免昏惰已張八黨漸肆奏討皇鹽
建立皇莊更易各鎮守時事駸駸然變矣噫

非虜巨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
撫陝西都御史戴珊等　在平涼率帳下五十餘人馳至
瓦亭驛會摠兵曹鑑雄議方畧嚴守備虜圍各馬營見所
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移侵隆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
砲嚮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

十二月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按珊德性和粹亦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
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嘗近厚緣仕十餘年家無餘貲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都御史

按敷華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
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
俊祭酒
章懋云

年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

按紘字世纓單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
北位列公卿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贈少保謚
襄毅

恭肅皇帝實錄